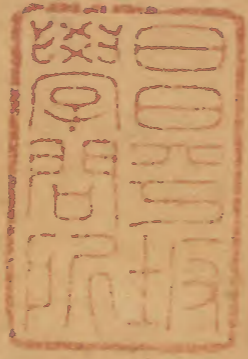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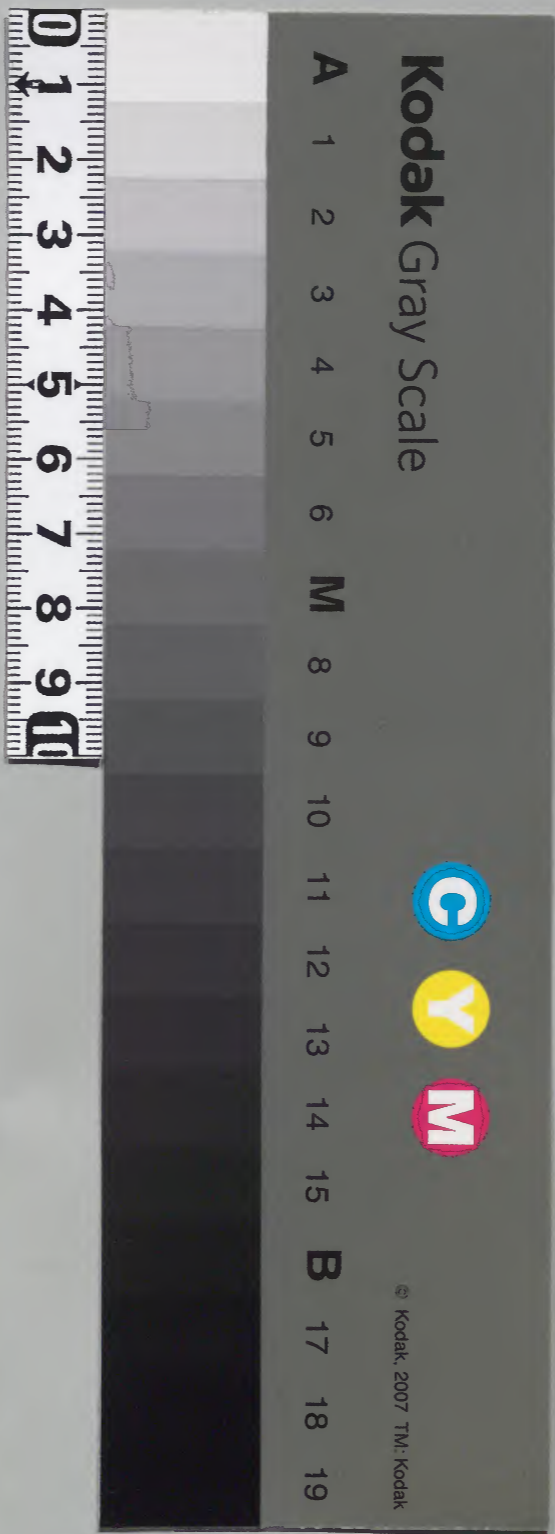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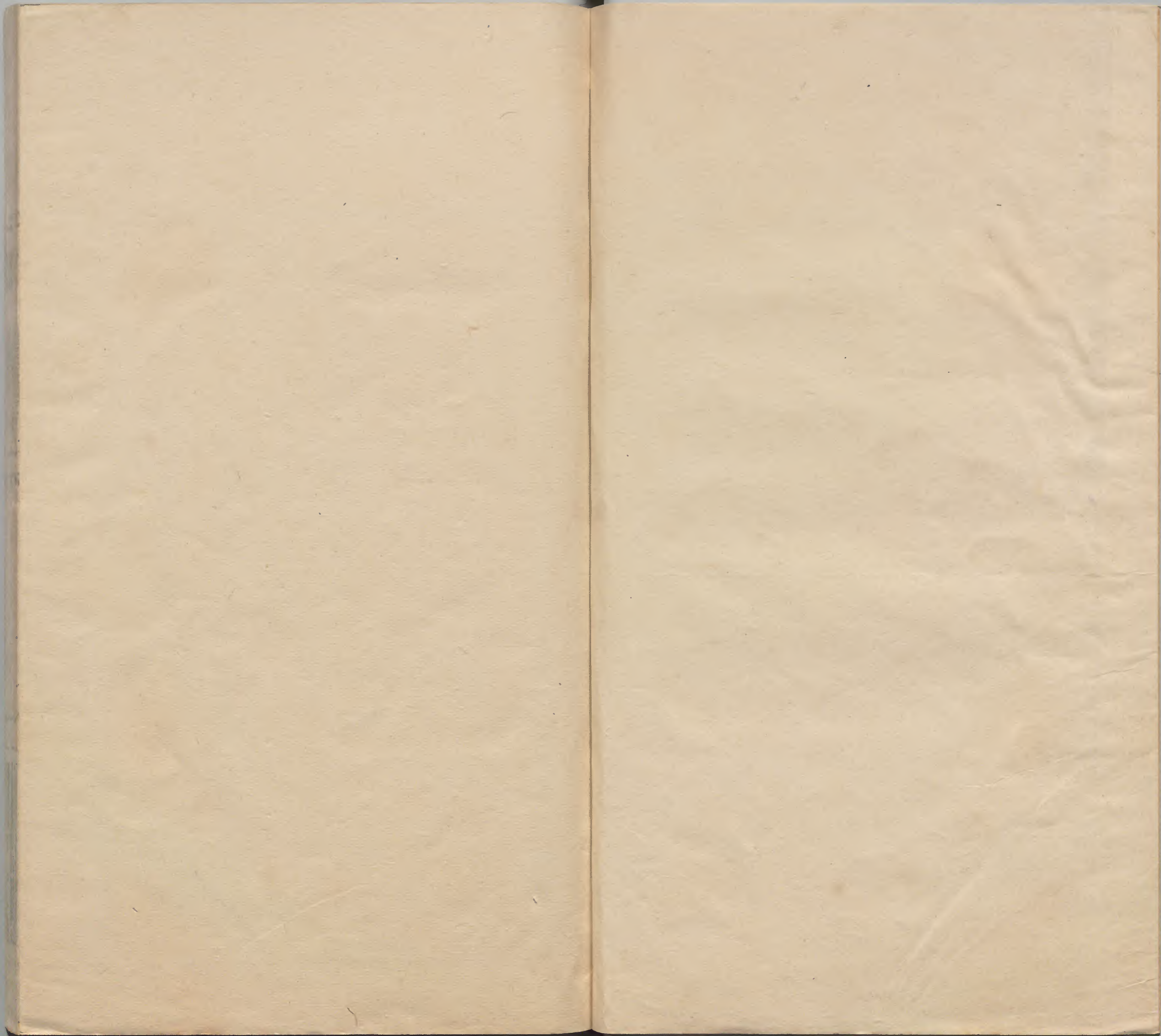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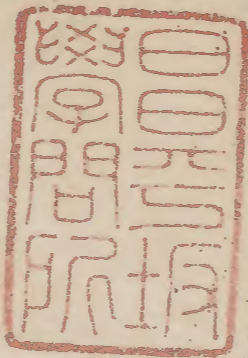
百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13)
函號	別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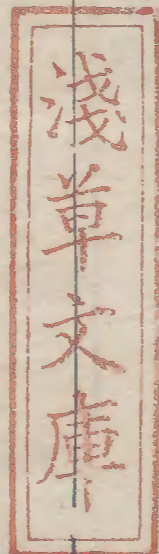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人事部四十三

叙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太學君曰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立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其名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立中有麻被留子絕

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立中麻於朝去治交子嗟所所治箋云子嗟放

逐軍殘之誠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備賢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

之維之以求今朝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去箋云願去乘其白駒未者食我場中之苗糾之欲也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往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义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蒞事惟能

又族契曰所室惟賢則迓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人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文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人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齊等省察也察已得無然也

又雍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簞筥也貧者人之所憂而回志道有所樂故深賢之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靈台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柳下惠魯

士師辰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

又子張曰叔孫武孫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也曰氣之清者為神之精者賢治身以練神為室治  
國以積賢為道

大哉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

樂動而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

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  
而召南有之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佻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賢

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

不足臣賢足是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

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於子賢不  
過舜而瞽拘兄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若湯武而桀紂  
代君欲治從身始人何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

宣子荀寅瑤宣子之子智伯也

智果曰如不霄也

智果荀氏之族也霄宣子庶子也

宣子曰霄也恨

恨戾不從人也

對曰霄之恨而瑤之

恨在心心恨敗國而害瑤之賢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

美髮長大則賢

髮髮也

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給則賢陵人

辨惠則賢穀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  
已不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搖也智宗必戒弗聽知果

別族子太史爲輔氏

太史掌  
此姓也

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曰季使舍於冀也

曰季晉臣  
冀野晉也

見冀缺釋其妻鎡之相敬如賓

釋耕田地也野鑽  
曰鎡李音莘

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命進之曰得

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匡見其賢不忘也公爲  
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照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  
曰齊目孤之國亂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  
士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視之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後隗始况覽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

照王爲隗改築宮師事之

又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沐一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士猶恐失  
天下之賢人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馬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子賢者所  
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  
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以是得之對曰  
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

治道

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立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立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

賢於立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立子夏避席而問曰

然則四子者何為是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天回能信而不能及及謂又信也君

子言不唯信唯義所在也賜能敏不能証言虽務莊亦當有和同特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

而不能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一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夏徵始殺具君楚莊王討之取陳而有之申特諫莊王從之乃復陳國也

喟然曰賢

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之信非申叔特之忠弗能建其義

非莊王之賢弗能愛其訓又曰賢所謂者得不踰閑閑法行規繩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立未之見抑

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

曰臣論其翰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也

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志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

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士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

以衛國無遊放之才靈公尊而之又有士曰廋足者國有大

事則必退而治之國無事則退容賢

言其所以退  
容賢於朝

靈公悅而敬之

又有大夫史顛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銜必待史顛之  
入後政入臣以此取之難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業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悟於榮利不事諸侯子  
思之與友穆公曰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寡人  
三分魯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伐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  
用其言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  
子無信之人意公伐子則終身躡手君之廷矣曷不任爲君操  
竿不釣以塲守節之士也

又曰子思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禍小猶步玉  
趾而尉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霸族放此而辱君子之威尊  
極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從言不  
聽也願有報者唯達賢耳曰周寡人所願也

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得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私  
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  
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焉向載其君之尊欣欣言奇舞其君之得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下有之不斬野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  
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過盜於竊沙之中尽取其衣裳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盜曰嘻賢矣既而相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愛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

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何尹文子曰國悉不

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放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子曰敢問可歎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臘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臘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此其一也或求賢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尽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之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奉士者數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甚賴之况武子之生也不其利家死不託其孤敢以爲賢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佻氏有

佻氏喜使伊尹爲勝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獨危行苦志歡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志號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孔之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公曰賈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任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爲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農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卒必有公號曰五羖大夫

又曰史官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何乎

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及而欲賢者用不肖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阪于木之閭而軼其僕曰君胡為軼曰此非段木之閭歟于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軼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饋之饋視也音貴期一月六月而反

復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蘧伯玉為相史籀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

君所其言

易曰漢其群元吉漢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漢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簡子案兵而不動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帝一曰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仁賢為常三曰士以教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侯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梳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典阜命龜曰作邑子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絕江海託於般致遠道者託於乘欸霸王者託於賢

又曰伯禽與康叔封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答康叔駭色謂

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覲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往者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練照實高而而仰反以告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馬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佛其首勞而食之白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人也

又曰孔子之剡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謂子路曰

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謂曰取束帛以先生子路  
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之行也孔  
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露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我遇顧兮今程子天子之賢士於是不贈終終身佛見  
中間謂六韜曰文王舉賢若何太公曰按察實選才任能夕實俱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  
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杜氏幽求曰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群賢以爲六翻豪傑以爲舟楫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之智斯可謂  
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奉賢行無諂瀆  
謀能慮機孟軻稱五百年有王者其間必有命世者荀令君乎  
桓譚新論曰以賢代賢謂之慎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  
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之俎上脯指掌之文  
風俗通曰賢堅中廉外

白虎通曰王者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壇非爲諸  
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知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而知賢

異苑曰汝南陳仲躬與諸息姪就潁川荀季父子于時得星爲之聚太史奏曰五百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知此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問何以知之曰妾聞札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不爲昭昭伸鄙不爲冥冥擅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是上比其心不以闒昧廢札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也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

者使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黃憲繫靜通理齊聖廣淵不務名以跪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丁復生乎漢之代矣

語林曰賢者國之己人之望自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右非不人惟賢非后不食昔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土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尅土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賢

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而私功業後士亦侯明主以顯其德  
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之遇順風附乎若臣莫之縱大  
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鍾子薦荒論曰賢者之處  
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幽谷不進之於則無而至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陰德

道德

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  
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育生也峻  
高大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得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能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庸得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  
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大道之器

謂聖人之道不如  
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道其道小人吝其欲以道致欲則樂而不

乱以欲志道則惑而不樂

道聖本義也  
欲謂邪淫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

失道求名  
古之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言無有乱爲私好也  
動必循先王之道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必爲志發氣爲信皆  
以道爲本故君爲道

周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有道謂有道德者  
正講問事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



也教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天下有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孝以致其道

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遂施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

又顏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

欲使季康子先自後政也偃什也草加之以風無不偃者猶民之化下

大戴禮曰篤仁而好孝多聞而慎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

之道道尊天子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刑其非常道可道

莊子曰真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穀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

上漏下湿匡坐而絃教也

子貢乘大馬中絀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冠蹤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孝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政辭以爲定上下之議也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輔之

嚮子曰發政施舍爲天福謂道之

公孫居子曰道爲智者設賢者爲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全而各得其宜也

揚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回瀆經營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有四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字也炳而見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重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而輕其道

豎鐵論曰以道德爲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胃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王道純粹其德如彼

霸道駁雜其土如此

正逸正部曰仲尼門人尸道醇欽道宗

昌言曰道德人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崇之以發其先

任子曰道德之民猶陽春之柔物履水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杜氏幽求子曰蓋道清淡以無爲爲家恬虛寂

靜弘庙多色豈非聖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國其國不仁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工不信度立可待也

傅子曰君審其宗而後孝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衣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難難也

符子曰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得也得事宜也

周礼地官下師曰日一曰至德二曰敏得三曰孝德

至德中和之德敬德

仁義順時孝德尊父受親

礼記孝記曰礼樂皆德之有德德者德也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護德於天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礼樂焉雖有其德苟

無其位亦不敢作礼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表記曰以德報則民有所勸

又大孝曰富潤屋德潤身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君仁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日官懼  
猶或失之故照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太者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以德撫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克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欵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裒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詩蕩烝曰德輶如毛民鮮克奉之

尚書舜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玄謂幽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又大禹謨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也臯陶布行其德下

給於民  
歸服之

又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

又伊訓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士自滿九族乃難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性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性天佑於一德非商求于下民

性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得二三動罔不凶

又秦誓曰同力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有義強

又曰受有億地夷人唯心唯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

又洪範五福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務德福之道

又族彜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又葵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官周曰作德心逸休偽心勞曰拙為德道直而行於逸豫而名曰美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曰曰地勢坤君以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德者無為

猶北辰之不移  
而衆星拱之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又先進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耻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驥不稱其德也

驥古之善馬有德  
謂在五御之威儀

又李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太傅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来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

德雖居幽室閣處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以謙儉推讓爲節人刈恭

禾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恭家井在門外上有

盆隣里牧牛兒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稼汲水滿之

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德文母爲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

之逾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康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眊

又疫其癘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避家袞獨不出諸父強之

不可曰衰惟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省極衰臨十有餘旬病暨歿家反乃無哀亦無患害宗黨嘆曰異哉此子能守人

之所不能守能行之所不能行  
晉中央書曰衛珍字叔室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舊為南都內史州西曹荀否欲交秀之拒而不納報丕書曰僕以德為室足下以位為室各室其室

於此教宜也

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為德

上德之人唯道用其故能有

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修地廣者其德厚

文曰閉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湯吐湯而與万物

同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能使

韓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鶡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諸之豪德過百人者諸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自不如勝衣  
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楊子法言曰耕道而道 臘而得德

傳子曰工德之人其濟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  
力

大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發則覆

易叅同契曰道成則就潜伏候時

海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善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  
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將改子既赦宥幸无使王烈聞之

又曰戴良字叔鷹高才礫破英声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  
鄉里搢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忿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夏江夏黃公  
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共賫磨鏡具白隨每至所在賃  
磨取資然後得錢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奉爲務章太  
又曰仇覽字季智季通五經選爲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  
毋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以成其節

居詣覽告元不孝覽謝遣之屬毋歸勿言方爲教之後覽  
賚禮詣元爲陳孝子供養之意元遂感激卒爲教子特



今河內王渙政尚清嚴間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覽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鷂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鷂不如鳳凰故不爲也渙感覽言用損威刑

會稽典錄曰鄭玄字君平爲郡督郵工計史時計掾勾章任尚居素温富乘解車駕肥馬弘恒在後尚輒罵弘無愠容弘尚在京師遊李選郡俱見府君所問弘無不對而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益弘謝曰遇奉頭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面失期賀以相催促自是宜遇間兩虎俱聞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

不能也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特不抗行以橋恪閔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覩其流者不能測其身時人論曰顏淵復生乎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子英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犍牝大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崇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火其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躬潁川人自爲兒童不爲戲弄等類所歸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返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斷時歲荒民儉有

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乎命子孫  
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  
遂至如此於梁上君子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寔徐譬  
之曰視君狀兒不似惡人宜深已勉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  
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荀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名重天  
下海內英俊咸嘉焉又曰鍾繇以爲淵子既沒能備九德百行  
不二其過者唯荀或乎或問繇曰君堆荀君比也繇子自以不  
及其可得聞乎

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常無謬之  
荀或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或不尽去固遠耶

潘最別傳曰最寬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財  
爲己有

任噉別傳曰噉字照高樂安人幼以至性見遇稱荒亂家貧賣  
魚會官發魚貴數倍噉取直如常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  
噉應其舉爲臨淄侯庶子

###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之女人也初武子  
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爲殉及卒顆嫁

之日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抗  
杜回左傳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獄平羅文法者于公  
所決皆不恨其閹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閹門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寬子孫必有異者  
至定國爲丞相

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爲丞相寬大好禮初吉有陰德於  
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吉從大將長史迂至

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古病甚將使人加綬而封之及其生  
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  
及子孫之未獲其樂而病非其死病也後果愈乃封博陽侯終  
饗其祿

後漢書曰何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注云比干字少卿  
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爲汝縣 獄史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  
陽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  
騎車滿門覺語以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頭白寄  
避雨雨而衣履不濡雨漬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

天賜公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九九百九十枝以

授比干日子孫珮印綬者如此等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防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焉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大道可信家必蒙福初

大傳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有與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表

安能理劇拜楚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显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安獄理其

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及虜去與同罪不可安曰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虞詡字升卿祖經爲縣獄吏決獄平嘗曰東海于公高其理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謝丞

後漢書曰陳仲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奉孝廉在郎署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重乃蜜以錢代還郎後竟知而後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者未與自墾稻田二十餘畝  
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  
沈約宋書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十  
二命皆不皆不自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非隱侯竊  
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載初中徐有功爲大理丞相時酷吏未俊人等搆陷無  
辜公卿震恐有功獨存平如詔下大會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  
濟活十一家

呂氏春秋宋景公時榮或在心問子常對曰禍在君可移宰

相公曰宰相所以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  
於歲公曰歲飢民必死子常北面再拜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  
必賞君災感果三徒舍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得水蛭王不飲以飲食傷人乃吞之  
令君避席再拜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夜惠王之會  
溷而蛭出其火病心腸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爲兒也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  
而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  
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者

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矣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照有舊昭同郡周士等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齊澗之間止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

續齊諧記曰楊室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墜於地下爲蝼蟻所困室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乃成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室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枝與室曰令君子孫繫白登三分事當如此數矣

會稽首錄曰鄭弘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

諧弘訖之弘中單

即令之汗衫也

爲叙還錢兄聞之慙愧遺其婢索錢

還不受

又曰夏卿字曼卿永興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兒童各竟牛爭水共聞香預爲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專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二親退賣酒肴勞問理中父老以此爲常

益都耆舊記曰王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忱曰我當到樂而得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藏骸骨未及問姓而絕忱即齎金一斤營

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牒大度亭長  
初到之日馬馳入亭中其日風飄一綉被復隨牒前即言於縣  
馬遂奔走牽牒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純得馬牒  
說其狀并綉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飄風與馬俱亡卿何  
陰得至此二物牒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爲說之道書生形鬼及  
金埋之處主人驚曰是我子姪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其  
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牒悉以被馬還之  
彥父不敢又厚遺牒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  
假休息與俱迺喪餘金且存由是显名

後漢  
亦載

廣州先賢傳曰羅維字德人南海番禺人也有隣家數牛食  
其田禾既不可止遂爲斷芻多著門家門中不令人知數如  
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察求之乃竟是威自後更相約率收拾  
牛犢不敢復踐傷於威田

豫章耆舊記曰施陽字季儒遷書令及除出發之官道經江夏  
遇寇賊兵起劫奪陽物賊去後車上席下尚有五千錢追以與  
賊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主行時歲荒飢有餘糶之  
夫人恒掾斛余者傾量輒過本時人號曰掾斛夫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五

師

諱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袁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皇帝學乎  
太顛顓頊學乎祿圓帝嚳學乎務成子

附舜學乎壽禹學乎西王國陽學乎箕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郭叔仲學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傳乎  
後世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周禮憂官下曰師氏常燬詔王

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以三

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則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

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禮記檀弓上曰事師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致死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也父而無服也

又學記曰君子之志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搏喻能搏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

以孝為師也是故擇而不可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嚴道師為難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如敬孝是故君子所不臣於其臣者

二為其為尸則弗臣也當臣為師則弗臣也

尸王也為祭主

大學之

禮雖於天子無此而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

庸之不善孝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記問之孝不足以為人師師無官於五服不得不親

又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左傳襄六曰鄭人遊於鄉校

鄉人之

子產政

論政得失然明謂子產

毀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穀梁傳公照公曰子既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

父之罪也就師孝門無方心老不通師之罪也

論語為政曰溫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又述而曰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叢子曰子思居魯穆公而尊之

春秋後語曰其羅請張唐相燕呂不韋叱曰我自請不行汝安

能行之其羅曰夫項橐七師為孔師今臣十二歲矣曰君其試

臣何遽叱乎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如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之如夫子時

又曰曹參為齊相乃避正堂舍蓋公而師之齊果治

又曰鄙子妙燕昭王擁篲先駢請列子弟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室

宮身往親師之

又曰文王為西伯嚮熊者文王師有功於文王及武王戒殷未

之封也成王李勤事之後封其曾孫能繹為楚子

漢書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

夫缺諸大夫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爲之褚大夫  
乃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之人也又  
又曰龔勝既歸鄉三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  
禮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畦孟弟子百  
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誦各特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  
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又曰寶皇后兄弟長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縣兩人  
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行者與

君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又曰張良稱曰今以三才古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尤著淮陽彭宣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  
少府九卿宣爲恭儉有法度崇而愷悌多智二人有異行禹心  
親愛敬宣而踈之崇每侯禹常責師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  
將崇入後堂飯食婦人相對作憂人管樂鏗鉞極樂昏夜乃罷  
而宣之未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

酒相對宣未嘗得志後堂及兩人皆聞知自得

服虔曰各  
爲得宜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李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所生

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

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李爲太常掌固

又曰孔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

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

以師爵開內侯號褒成君

常爲師教帝令成就故曰褒成君

又曰張禹初爲師上以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後

漢書曰廉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

莫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吏聞顯宋大怒召入誥責

范叩頭曰臣無狀慙心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万

坐因責之

謝丞後漢書曰董春自紀陽會稽姚餘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

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例科義還

爲師立精舍遠方門徒李者常數百人

東觀漢記曰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

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

子親自執業每言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俱賜太帝家其

恩禮如此永平二年璧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太射養老禮畢

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銳

又曰頭采以張輔受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  
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守幸東郡引輔及門并郡掾吏並會庭  
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輔講尚書一篇然後條君之禮賞賜  
殊特

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文接唯以同郡荀叔陳寔爲師友  
又曰楊政從大郡范升李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  
箭貫耳抱升子潛伏後道傍候車駕過泣涕辭請有感帝心詔  
曰乞楊生師即放出升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歛字王師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坐汝南  
贓罪千餘万發寃下獄平原孔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  
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  
歐陽歛爲儒宗八世博士乞殺臣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  
死獄中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餘  
人并登進者五百餘人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  
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圓說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  
喟然謂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又曰鍾皓字李明潁川長杜人以稱篤行稱爲七大夫所慕李膺常歎曰鍾君至德可也

魏志曰夏侯博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季人有辱其師者博殺之

又曰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公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曹病世子問病獨拜床下其見尊莫如此

晉書魏高貴公卿之入李也將崇先典乃與王祥爲三老侍中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攸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又曰王承爲東海王鍼訖室越與世子毗書曰習禮度不如

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倫師表尔其師之

徐愛

宋書曰武帝登祈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後謂書曰陽平王之乎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及逃去欽以讓僧性滑稽乃謂曰欽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伍便亦逃遁去欽乃大慙於是得客稍厚之

裴景仁前泰訖曰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叢對曰周官札注未有其師遠呈母宋傳其父業德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受後堅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二十人隔絳紗幔而

授業焉拜朱爵號宣文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錄曰初姚泓之爲太子受經大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二之義不可以不

重親詣省疾拜於床下

又前燕錄曰劉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爲世純儒真清非札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彥使太子晃師事之

又後趙錄曰張躍武成人也彥敏才達雅善清淡勤爲其儀辦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良使人之表範氏其師之

案世說或

曰王趙鄧王參軍人師表亦其師之謂王安期鄧伯道趙札之也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柯李見稱時人語曰李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與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札之恩過甚厚

又曰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彥先同師事李士王義方甚喜

重之嘗謂曰五年百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六曰文王十田史扁布卜因子渭之陽將非熊非熊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文王乃齊成三日田子渭陽卒見呂商坐

第以漢文王再拜乃與之歸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鉅辟闕此皆古之良劍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驛騏驥纖難緣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御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百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傳則法度存師術而四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者父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懈可以爲師

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又曰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遊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孝則邪之道塞焉六者不能不得於孝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孫不能令於徒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辭立爲世師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鑿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又曰善卷堯聞其得道士乃北日而時事之滿衣八歲而舜之

師



又曰申屠者几嘉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字子林友伯昏瞽人反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呂氏春秋魏文侯師子夏

又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師伯夷父帝嚳師昭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王莊師孫叔敖

沈申吳王師五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淮南子曰改干木晉之馭爲侯師

海內先賢傳曰仇覽字季智郭太賫刺從之日慕求留宿明且天下未朝之曰君非太有乃太師也

荀氏家傳曰奕字慈名幼而岐嶷大孝儒林感難服之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

江微陳留志曰樓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武建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賫玉帛聘望爲師不受

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軍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躬涿郡則芹子

幹臨歸師文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逆原原曰未能飲酒但以荒  
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况飲可以一飲讌於是每坐  
飲終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周公子也姓  
辛氏字文當南遊越范蠡師事之

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又曰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免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  
桓譚新論曰該年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又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三才然皆年七  
十餘乃昇為王霸師

論衡曰通千篇以上万卷以下敷暢壅閉審定文議而以教授  
為人師者通人也

譚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聖人之所尚者德義之所成者

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智不生  
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融堯師務成舜  
師紂后禹師黑始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季孔子師老  
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猶待孝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况於凡人乎

符子曰玄宜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矣

常昭辨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應璩百一師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六

賓客

尚書大傳曰舜為賓客禹為主人于時卿雲聚俊人集百上相和而敬卿雲

尚書洪範曰三政七日賓禮賓客無不敬

周禮天官甸曰太宰之職以八統召王八曰禮賓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職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宰禮之法掌其宰禮委積

又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昨俎

又春官大宗伯職曰以鄉食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朝聘者也

禮記禮曲上曰凡與賓入者每門讓於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

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謂道也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禮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因一為乾二為賓客

左傳曰襄四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弥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誘

於蒧紇曰飲我為吾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蒧紇為客為止

既蒧蒧孫命比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遂之

又昭元曰趙孟叔孫約曹大夫于鄭伯廉亨之及其五

獻籩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家宰矣乃用一獻趙孟

為客禮終乃晏

又昭六曰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輸王

粟具成人明王將納王納王於王城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論粟我於周

為客三王並後為賓客若之使何客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節君由嬰使王家待賓客

賓客曰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

薛昭致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待史主訖君所與客語聞親戚居處去客孟嘗君已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敵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辞去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嘗君親也

又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者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又曰魏公子毋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爲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人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謀魏十

餘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至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權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

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欵夸楚爲璆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攝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不爲陽翟大賈人也秦太子政爲王尊不常爲相

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

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常以秦之強羞不亦亦招致仕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辨士於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為仍使其客人人著其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吏聞

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使

孟康曰主使公曹也

主進

文類曰主進欽禮進

諸大夫曰不滿千金坐之堂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終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日長卿又客旅遊不遂可未過我舍於是相如往臨邛中富人卓王孫

程鄭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太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息矣汗明慨然曰臣請為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臣而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為先生著客籍

五日一見

漢書曰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日取不嫁者扁日然則求臣

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後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畢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不使人礼之曹相因曰敬受命以  
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以遙  
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伸衣服俸  
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其後李蔡與石慶爲丞相府客餘丘  
墟而已

又曰蘇建常責大將軍至尊重天士之賢大夫無稱焉

願將軍覩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責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尊

賓客天子常切便彼親待賢大夫昭黜賢不肖者人生之柄也  
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姊爲后 然及黜與抗礼或說黜自天子  
欲郡群臣大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黜曰夫以大軍

軍有撮客又不重也大將軍問愈賢黜

大將軍  
黜青也

又曰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辨論聽之者皆踈然與谷永俱  
爲五侯上客

又曰成都侯王高弟邑爲大司馬貴重商故人家敬事邑唯樓  
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特謂賓各邑居尊下稱

錢子壽坐者百歲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正坐又曰鄭當時  
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諸效諸諸賓客以經日常恐  
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文皆天下名士

又曰鄭當時始與馭黠列爲九卿中廢賓客益上當死時蒙亡餘  
財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外可投

崔羅後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日死二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 知交熊一貴賤交情乃見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  
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  
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張稽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  
自父當宿儒家進門

謝承後漢書曰傳賢遷廷尉賢去廉正自掌法官無私賓客  
袁少松後漢書曰陳蕃遷豫章郡在不接賓客獨坐一室唯  
徐儒子來爲至對榻去則縣之及微爲尚書令送之者亦不  
出郭門

東觀漢記曰崔瑗士好賓客盛脩散膳彈極滋味不問餘



產

張璠漢詵曰孔融拜太中夫人雖多家失勢賓客曰滿其門愛才樂士當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英雄詵曰袁紹居雒陽西北取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諸葛見備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家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言備姓好髡時適有髡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髡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授髡而吞出此知亮乃以客禮之

魏志曰蔡邕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里出間王榮在門外倒屣迎之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生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共爲徒事中郎常爲談客

又曰諸葛融每會賓合罇席問衆客所能或有博奕或有擲蒲投壺於是其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之終

日不勝

王隱晉書曰稽喜太僕廐馭馮陵知其英後待以賓友之禮以狀表上

宋書曰表槩字景漬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獨酌

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文士過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曰謝瞻兄晦特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郡

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  
勢傾朝野比豈門戶福耶

蕭子顯齊書曰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

風寒慘厲太祖謂曰座曰此客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  
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其欣援爲驃騎議及即位

轉黃門郎後魏書曰崔道固爲劉義隆諸子參軍事使向青州  
募人長史以下皆詣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  
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人家無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  
知其兄弟等所作成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足以報  
貴賓汝宜各拜諸客皆歡美

三國典畧曰周獲梁俘王褒客劉毅宗標郡下害等至長安

太祖喜曰晉氏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  
謂過之矣乃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鄉等並吾之舅氏當  
以親戚爲請勿以去鄉分意皆厚禮待引爲賓客

尹文子曰康皆長者家僮曰善搏字大曰噬善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賓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淮南子曰客有見人於孚子者客出孚子曰之客獨有過望我是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版也文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思是道也文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從親之異說

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子矐切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親而不應侍者曰不退君已醉矣乘不仁曰前車覆後車誠蓋言其危爲

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今令可不行乎君曰善白而飲之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人削取八城匈奴馳樓下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忘社稷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也霸者之者臣其名也其實僕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

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臣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讓之礼求臣則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礼相元下之以色不乘執以求臣則朋友之臣至矣西南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傳之才至矣

王誠欲與道隗謂爲天下之志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爲上客

三輔決錄曰頻湯浮殷子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爲知名爲郡書佐啟察異之効既過家具設賓饌及既至妻笑曰君甚教字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子楚託之

列女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與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冬終無袴面有飢色願得上厨

又曰漢中揚子拒妻字大英字仲珮有高名常請客毋盛爲供

俱從憲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此以自損之道也復歲餘復請賓客皆耆德季士母觀之喜曰吾無憂矣

華陽國志曰任熙字伯遠開門待賓客手少長必有供膳陸續別傳曰孫策在吳張繡爲上客共論四海未安當用五治而平之續年少未坐遙大声言曰昔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臣天下不用兵車

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之術而唯當用武續雖童蒙竊所未安世說曰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

駁雜大夫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謝公明還問劉昨客何以劉答曰亡兄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馬篤桓温字元子也謝公肖病謝安字安石也從東門

入

桓遙瞞而歎曰吾門中不义復見如此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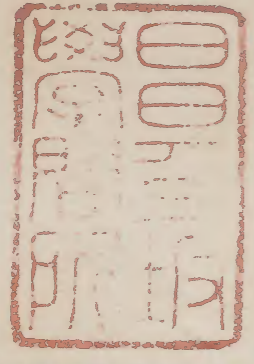
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碩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

代常居此宅門無親賓投刺攝齊者不過一時英後

俗說曰謝僕射陶大常詣領君坐义吳留客作食曰

已申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語

太平御覽第四百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